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一

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seal]

前漢書卷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兗反又辭兗反〇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徂兗反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〇宋祁曰邵本無必字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

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應劭曰櫑具木標首之劒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似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劒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磊標音匹遙反○宋祁曰注文浙本有似字疑其意重複當删去似字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褒衣博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為朝服垂褒之衣非也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

劍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文穎曰躧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乃今字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宋祁曰意南本作

適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

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〇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犢車建黄旐師古曰旐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旐衣黄襜褕著黄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裾冒也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戾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

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宋祁曰注文奈字上浙本有其字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

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也他皆類此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名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

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讙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頌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

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令仕官至二千石○宋祁曰官字謝本作宦字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

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即閑字也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宋祁曰衆字下疑有人字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宋祈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談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羅也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養我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師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

自殺○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前於是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

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
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宋祁曰與南本作為浙本作與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
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
宣帝立○宋祁曰宣帝立浙本作宣帝即位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
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
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

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亢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師古曰言知其寛平皆無寃枉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劉攽曰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爾兩

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黄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與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

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師古曰寖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

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遭饑饉不能相養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

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穨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師古曰顓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强食慎疾師古曰悉

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師古曰耆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宋祁曰南本孝字上有以字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勲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

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以為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醖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醖言如

醖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醖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為三公直言諫争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亾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

曰言不以禮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齊絜不得入廟祠也○劉攽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顔不應費辭如此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歐與驅同猛張騫之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

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葢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劉攽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栒邑令師古曰栒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傅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

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

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敘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

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師古曰勞倈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倈者以恩招倈也勞音盧到反倈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煑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舉奏使者十一人為最○宋祁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今景祐本越本無舉字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

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别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 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勲師古曰絫古累字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 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 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 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

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名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不應名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

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刊誤據史館本作傅禹以帝師

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

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

上迺名宣為光禄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

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

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覆音芳目反臣資性淺薄

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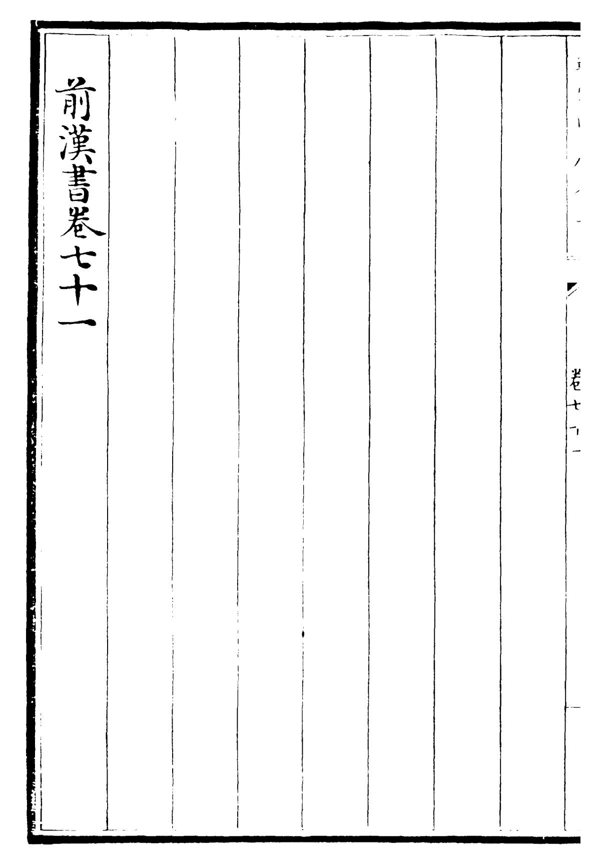
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師古曰竢古俟字莽白

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

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勲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黄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絶

賛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絫師古曰絫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劉奉世曰詩何草不黄云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盖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

字妟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乃哀之哉甫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煢獨意義自不同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曰遁讀與巡同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于失位而為傾邪也　賛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于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一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雋不疑傳𣅜勝之為直指使者○臣名南按此天漢二年事也勝之河東人以光祿大夫出為直指使者至太始三年為御史大夫

于定國傳為廷尉十八歲○臣名南按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公卿表作為廷尉十七年遷葢從為廷尉之次年實數故與傳不同也

萬方之事大錄於君○顧炎武曰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于大麓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盖西京時有此觧故詁書用之

薛廣德傳沛郡相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薛公猷策滅熙布封千戸侯生瑑瑑生茂宣茂宣生懐則懐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

平當傳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注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臣召南按此文西京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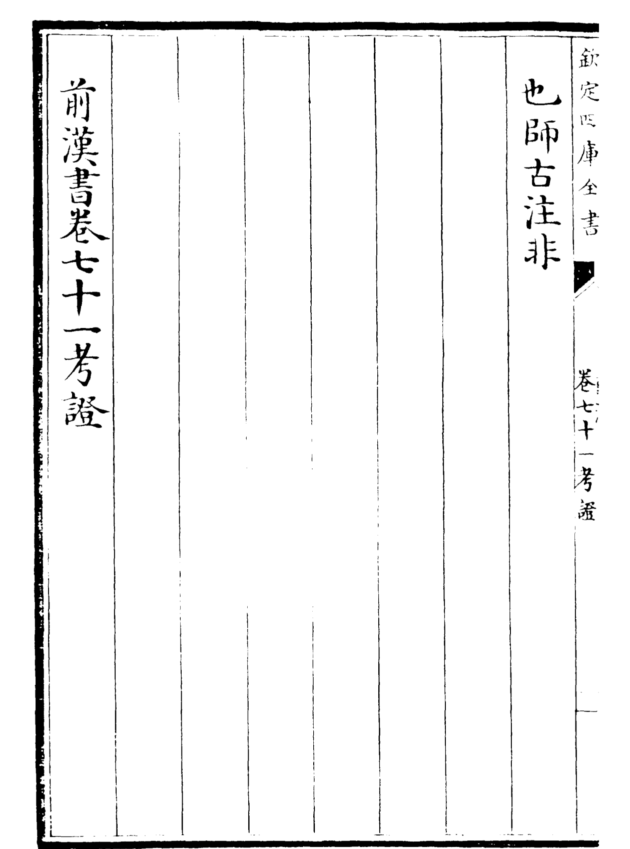
僞泰揞辭也郊祀志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然則傳於亡窮四字當所自撰以結引書之意也

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臣名南按此但言由布衣以文學升庸者耳不然絳侯條侯輔佐文景非父子宰相耶

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毛詩禮記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

也師古注非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忠

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見論語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宋祁曰浙本多二字作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

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圏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畧一無取焉○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甪不成字當作角

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名之不至其後吕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

君平子真皆其字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揚

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為病名為盍孰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

因名卿之孰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埶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乎成其名師古曰惡於何也惡音烏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元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

寶乎自此已上皆揚雄之言也 ○宋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 自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

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揭揭疾驅怛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宋祁曰注說文怛字下疑有怛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葢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劉攽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怛怛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陽夏公云倒文取新古葢多如此不為誤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宋祈曰一本無也字 昔召公述職 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奭自陝以西邵公主之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 師古曰舍止息 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梨也茇舍也蔽音必二反芾音方未反茇音步末反 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 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反 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 師古曰咤亦吒字也音竹駕反 手苦於箠轡 師古曰箠馬策音止藥反 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 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 夏則為大暑之

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耎柔也音而兖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也橛車鉤心也張揖以橛為馬之長銜非也橛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宋祁曰登疑作發則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轃與臻同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

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閒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宋祁曰惰疑作愭類篇渠伊反畏也敬也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以喪

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

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

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

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宫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

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敝深難久行）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師古曰寖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

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趣嚮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帝紀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

令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宋祁曰南本浙本作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㝠㝠絶惡於未萌也師古曰㝠㝠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皐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令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師古曰驁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瑑者刻鏤為文瑑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

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言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

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口辯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

功績
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衆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

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姻之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諼之辭師古曰諼詐言也音虛袁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辠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

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讀傅曰附謂近幸也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讀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飤也）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琱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

稅亡宅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師古曰絝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

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

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銀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廣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飤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宋祁曰浙本無所字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

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寘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専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

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産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産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

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安改易天常降鑒甚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

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惓惓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禄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

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屮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屮古草字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師古曰洿與汚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蹎

音顛蹷蹎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鰌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壹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孜同孜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

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

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宋祁曰已當作以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猒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

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捽拔取也屮古草字也杷手掊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捽音才兀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掊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槀稅師古曰槀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

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傜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師古曰給以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

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白明也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師古曰從讀曰縱耆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

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劉攽曰百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詐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

罝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諂古

諂字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觧師古曰解讀曰懈也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産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

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
詔罷郡國廟定迭毁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
傳〇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
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
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
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
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〇宋祁曰補字下疑

字有出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才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

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

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令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

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譖去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也勝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

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非中朝臣疑言博士者誤也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嫚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嫚古惰字謾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

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並飤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飤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

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産同産子一人師古曰同産兄弟也同産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孔武仲曰龔勝邴漢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人而不名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太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驛如此之嚴也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

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内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

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家而拜之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

南牖下師古曰牖窻也於戸之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服拕紳師古曰拕引也卧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拕紳故放之也拕音土賀反使者入戸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内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内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遥反說音式銳反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

須秋涼廼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宫煥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劉攽曰勝意一葬之後更不得隨

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

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義失傅太后

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

重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難師古曰共讀曰供○劉奉世曰也共讀如字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鄧展曰不得其人使天下惑也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税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宋祁曰大姓下疑有家字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晉灼曰迣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

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

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搗鞠也搗音居黠反○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

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

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迂偽反輸音式喻反○宋祁曰注文輸景本作式俞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

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師古曰吶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黄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歙音翕說音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師古曰此虷音干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莩音孚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

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愜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行音下更反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

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間空隙極竭毣毣之思師古曰毣音沐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〇宋祁曰淅本無竭字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

司隷校尉但為司隷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隷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内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隷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隷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

早旦欲入朝也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滅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長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簒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臯法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壻字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知情○宋祁曰情字上疑有其字坐繫獄自殺自成帝

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賔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逡音于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歴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以歴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也被虚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

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襚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襚襚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宋祁曰由字按注并贊注及江浙本作許字今字上疑有亦猶二字使者以

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踰）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

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劒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

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跡也○宋祁曰注文之字當刪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逡及兩唐

前漢書卷七十二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有園公句綺里季夏句黃公句用里先生句○田汝成曰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夏黃公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臣召南按杜甫詩曰黃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即知唐人讀本不誤又按用里用字宋史儒林傳崔偓佺為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對曰臣聞刀用為甪音榷兩點為甪

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据偓佺此論則俗本作角字者亦非也宋祁曰角用不成字當作甪俗本又誤甪作角用盖緣不知崔偓佺之論耳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按地理志谷口縣屬左馮翊

王吉傳琅邪皐虞人也○臣召南按吉為琅邪王氏之祖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秦將王離子元避亂遷琅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皐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

今者大王幸方與○胡三省曰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

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注師古曰以仁撫天下云云○胡三省曰此以仁壽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顔注非是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云云○真德秀曰古意以下蓋史家撮其大旨如此非本文也

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臣召南按賢父子猶云賢父

之子

兩龔傳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臣台南按韓福事昭紀作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紀係録詔書原文疑此八月當為正月之訛又按羊壹頭壹字應作一各本俱誤耳

勿隨俗動吾冢云云注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云云○顧炎武曰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

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鮑宣傳勃海高城人也○高城地理志作高成

薛方甞為郡掾祭酒云云○臣名南按鮑宣傳特附薛

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不仕莽世清節

著名者据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勲劉宣龔勝鮑

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劉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

陳寵之曽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詡包咸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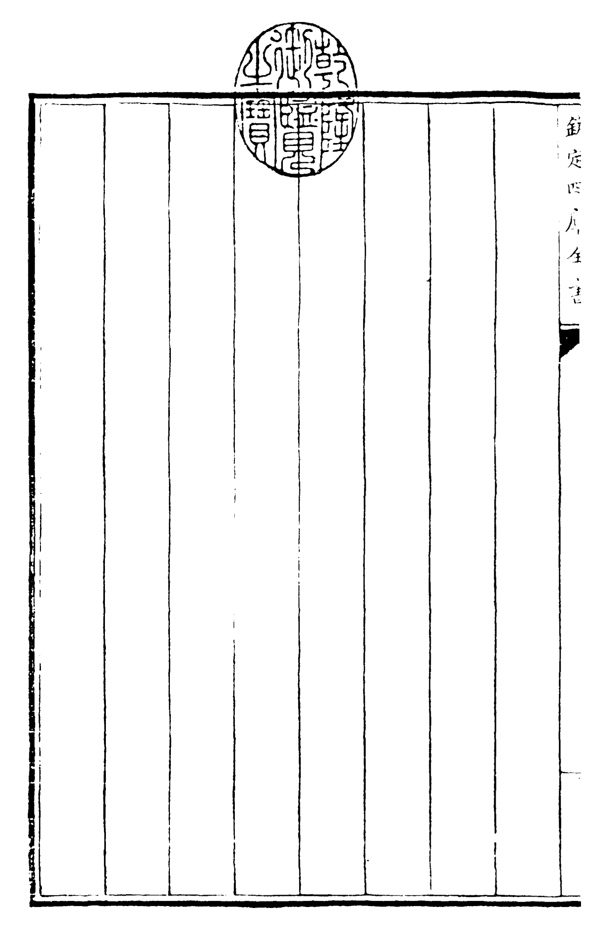
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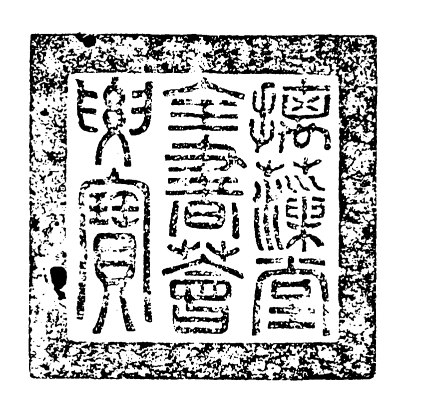
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謨王霸戴遵皆立志較然不
污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書之乃莽大夫揚
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諸賢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
失也
皆見褒表至大官○臣召南按兩龔子孫後書無傳鮑
宣子永孫昱三世司隸後書有傳而宣妻桓少君在
列女傳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謹案卷七十二第五頁前二行師古曰刋本師訛思今改

第九頁前一行權譎自任刋本任訛在今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言蜀廣漢主金銀器刋本脫廣字據地理志增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胡作哲